

西部情丛书

敬 畏 苍 天

红
柯
著

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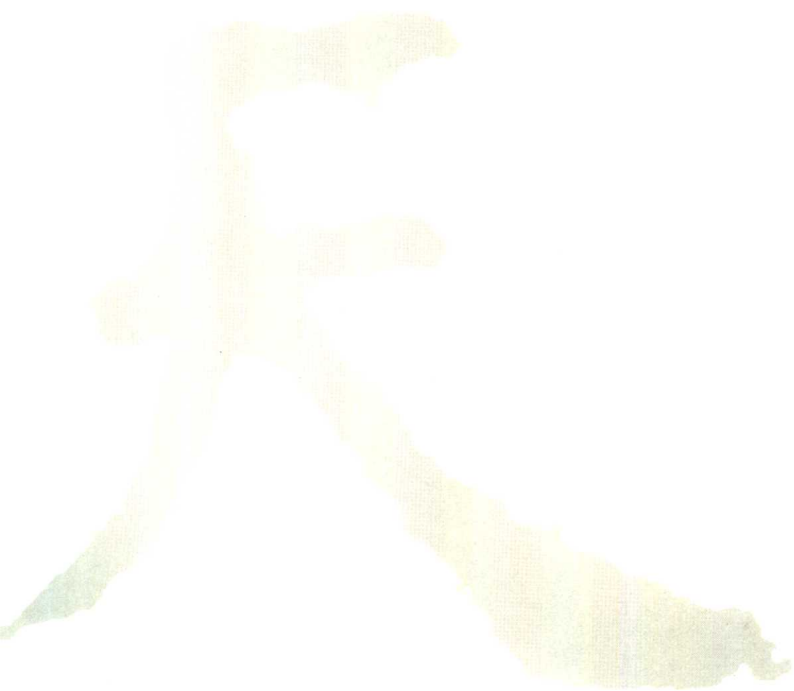
上海人民出版社

西部情丛书

敬 畏 苍 天

红柯 著

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
上海人民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敬畏苍天/红柯著.

—上海:上海人民出版社,2002

(西部情丛书)

ISBN 7-208-04249-7

I. 敬... II. 红... III. ①散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②随笔-作品集-中国-当代③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52105 号

责任编辑 陈莉莉

封面装帧 王晓阳

漫画插图 阿 明

·西部情丛书·

敬 畏 苍 天

红 柯 著

世纪出版集团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c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

上海华成印刷装帧有限公司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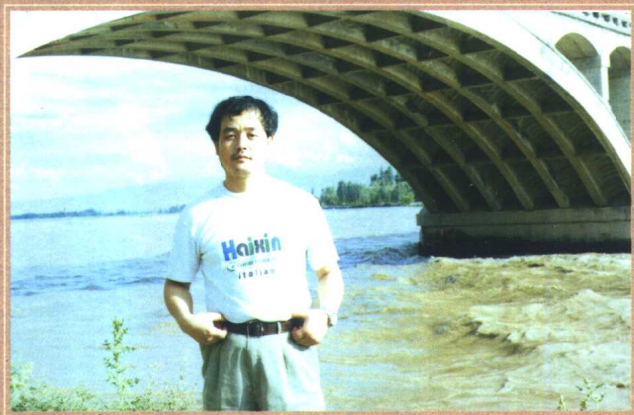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11 插页 4 字数 248,000

2002 年 9 月第 1 版 200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10,000

ISBN 7-208-04249-7/I·66

定价 22.00 元



作者简介

红柯，男，又名杨宏科，1962年生于陕西岐山县。1985年大学毕业后赴新疆工作10年。现任陕西某高校副教授。主要作品有小说集《美丽奴羊》、《金色的阿尔泰》、《跃马天山》、《黄金草原》，长篇小说《西去的骑手》、《老虎！老虎！》、《天下无事》等。曾获冯牧文学奖、第二届鲁迅文学奖。

◀西部情丛书▶

陈忠实	著	《原下集》	定价 16.00 元
高建群	著	《西地平线》	定价 23.00 元
红 柯	著	《敬畏苍天》	定价 22.00 元
方英文	著	《燕雀云泥》	定价 16.00 元
艾 涓	著	《移动的城市》	定价 12.80 元

敬 畏 苍 天

红
柯
著

西部情丛书



五个满脸沧桑的西部男人，临时组成一个叫“西部情”的五人方阵，开始他们一次堂吉诃德式斯巴达克式的文学之旅。瞧呀，西边的天空通红一片！人们说太阳落山的地方有金子！

谨以这套丛书献给热爱西部、关注西部的读者。

目录

敬畏苍天

- 003 / 天才之境
- 009 / 敬畏苍天
- 011 / 浪迹北疆
- 013 / 临终人的眼
- 015 / 泥土
- 017 / 骑手
- 019 / 天赋神境
- 021 / 大地之美
- 024 / 一个强悍民族的文学世界
- 029 / 马背民族文化
- 032 / 骑手的墓园
- 034 / 给兵马俑吹口气
- 037 / 热土难忘
- 042 / 黄河之水天上来
- 049 / 神话世界里的母亲河
- 054 / 黄金草原
- 057 / 宇宙星河的投影

- 059 / 葫芦神话与母亲河
063 / 孔子与秦始皇
068 / 遥望江南
072 / 大自然与大生命
075 / 技术王朝的缺憾
079 / 龙脉
084 / 国境线上
086 / 泪
088 / 鲁迅西北行
092 / 刀锋
096 / 秦人的剪纸和皮影
099 / 我的西部
102 / 血性之城

群山和草原的故事

- 109 / 过冬
119 / 树桩
127 / 鹰影
139 / 靴子

- 151 / 阿力麻里
- 164 / 树泪
- 175 / 天窗
- 185 / 麦子
- 194 / 吹牛
- 206 / 雪鸟
- 226 / 莫合烟

文学的边疆精神

- 263 / 获救之路
- 270 / 文学与身体有关
- 277 / 文学的边疆精神
- 280 / 真境花园
- 283 / 偏远地区的美
- 286 / 显示本相的野草
- 288 / 真正的民间精神
- 293 / 我的第一篇作品
- 295 / 从黄土地走向马背
- 300 / 西部文学的选择及意义

- 302 / 学者作家化
- 304 / 阅读杂谈
- 310 / 青海的高车
- 313 / 荒漠的另一种读法
- 315 / 胡人的贡献
- 318 / 现代派文学的误读
- 321 / “水浒”与解构主义
- 323 / “水浒”与虎
- 325 / 我与《西去的骑手》
- 328 / 一种反抗
- 331 / 谁是骑手
- 333 / 谎言里的真实
——有关长篇小说的一些想法
- 335 / 神性之大美
——与李敬泽的对话

敬畏苍天

也都有了
可可托海(綠色)
小齊(美麗的牧場),
最俊美的少女就
都是蒙
了子。
子



天才之境

李白是独一无二的，是被我们称之为天才的那种人物。以致于历代的学者不敢碰他，学术界所谓：注杜诗者汗牛充栋，注李诗者寥寥无几。连他的死也别具一格，他是被玉皇大帝请回天庭的，大唐王朝仅仅是诗人匆匆而过的旅店。

唐朝的诗人们无法跟李白相比，因为他是唯一出生在中亚的诗人。尽管唐朝的疆域囊括了中亚腹地，皇室跟胡人还有某种血缘关系，李靖薛仁贵们也曾跃马天山威震四方，高适岑参们也写下了名垂千古的边塞诗，整个大唐也是因为拥有中亚容纳异族而称雄天下。从低凹秀丽的中原延伸到第二台阶的高原；一直到第三台阶的世界屋脊，唐王朝沿着汉朝的足迹并远远超越了汉朝，在帕米尔以西闪耀王朝的光辉。人们以投身边塞为荣。抛开世俗的功名色彩，从唐人的心理意识中，我们可以感觉到：中原大地无法容纳他们强悍的生命力，人们下意识地向往异域，这是历朝历代所罕见的。唐人是率直的，没有宋朝人的理性眼光，他们凭直觉行事，往往比理性思维更有

效。石敬瑭为了一个傀儡般的帝位，轻易地将幽云十六州拱手地让于契丹，而后继的北宋又“实内虚外”地缩颈于狭小的鸽笼，始终处于胡尘的威胁之下。若干年后，在中原人所放弃的塞外荒漠，成吉思汗狂风般崛起。蒙古人一经统一，便冲出哈刺和林，进军中亚，越过天山阿尔泰山直达世界屋脊帕米尔，成吉思汗旋风就是从那里刮起横扫亚欧大陆的。在蒙古人之前，乌孙人匈奴人突厥人汉人鲜卑人就以他们的剽悍勇武，把中亚荒漠锤炼成了英雄之地；成吉思汗凝聚了所有部族的雄性之力，并远远超越了他们，骏马的龙骨一下子穿透了地球最大的陆地。

李白出生于此，并且度过了他的童年。在儒家的经典之前，他首先解读的是胡人的马群和宝剑，是中亚的群山草原戈壁，是沙之书风之书大地之书；任何经典也无法穷尽中亚腹地的天才之境，任何文字也难以描述这种生命最原始最本真的状态。胡羯之地的精悍之血滋养了诗人的任侠与狂傲。当年，他的父亲杀了仇家，被迫离开中原沃野远走西域荒漠，大概是情急之中对中亚血性之地的向往吧，抑或是那些粗犷野蛮的异族骑手应和了他的某种梦想。总之，那些敢于寄身中亚腹地的汉人，不是背一身血债，就是具有哥伦布气质的商人。他们都是中原汉人的精华，也是最有血性的汉子。父亲绝没想到他的儿子会把西域的粗犷和剽悍贯入文字，一跃而起攀上唐诗的顶峰，那也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有力度最有生命力的精品。

有这样的血性汉子为父，又有这样辽阔而强悍的土地做家园，所以他才会一掷千金，所以他才会仗剑走天下，“十步杀一人，千里不留行”，所以他才会把知心朋友送别千里外，又把朋友的尸骨背回来；所以他才会蔑视权贵戏弄杨国忠高力士，所以贺知章一见之下才会惊呼“谪仙人”，以为他是天外来客；而最为人们所称道的是诗人的酒量，那是中原汉人难以匹敌的。

在胡汉杂居的中亚荒漠，烈性白酒不是用盅而是真正的杯，几乎不用什么菜肴相佐，一把花生几颗蚕豆就能把酒兴提到头顶。牧人劳作的对象不是纤弱的植物而是有生命的动物，是奔驰如飞神力无边的骏马。奔马的神速是在血液的燃烧中产生的，人们很容易把自身与奔马联系在一起，进而渴望一种足以与马血相匹配的液体。只有粮食的精华白酒才能启动他们剽悍的躯体。他们对酒的看法与中原大相径庭：酒是一种燃料，是大地上唯一可以兑入血液的东西；酒酣之后引发的不是女色而是勇力和豪气，醉酒后最大的快事是飞身上马，把躯体投入速度。胡人也有以酒浇愁的习惯，但他们的忧愁不是仕途，而是对生命和宇宙的叹息。

在李白之前，只有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是酒的知己，那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礼乐崩毁个体生命得以弘扬的时期。嵇康刘伶阮籍这些中原才子，最为倾心的也只是低度的黄酒；温一温躯壳里的血液，远远没有达到沸腾的程度，司马氏就把他们磔杀了。然后是胡人的铁骑，山崩地裂一般潮向中原，以飞矢和马蹄耕耘板结的大地，给苍白的河山以雄性之力。整整两个多世纪，自黄河长江的源头，一群群胡马呼啸而下，一队队剽悍的骑手冲向中原。中原太早了，江河已经无法挽救她，各拉丹冬山便倾泻以血性之躯，以马和骑手来解燃眉之急。当硕大无比的隋唐王朝崛起于中原时，中原还没有彻底消化胡人的血液，杨坚李渊这些胡汉混合的豪门大姓就匆匆上阵了。我想正是这种尚未消褪的胡羯血液，驱动着隋唐王朝走向历史的辉煌。

“天生我材必有用”。李白之用并不是他孜孜以求的仕途。不是管仲张良们的军政大业。上天给他的大任是让他给汉字以魔力；而诗人的激情犹如沙漠中心窜出的一股狂风，横扫中原，给诗坛注入一种西域胡人的强悍与骄横。匡庐的飞瀑，雄奇的蜀道，浩荡的江水，

一下子生动起来；在中原人最为醉心的空灵中，增添了一种使人惊骇万丈的力度。李白与杜甫与所有唐朝诗人的区别就在于此：想像与力。高适岑参们因为客居西域，边塞诗仅仅是对西域风光的自然描述而已，他们不可能认同胡羯文化。李贺的想像瑰丽而丰富，却是病态的。他们没有西域人的大地意识。在中亚辽阔的土地上，天山阿尔泰山昆仑山以及锡尔河阿姆河额尔齐斯河，都是以前所未有的高度与速度横空出世贯穿南北，在偌大的群山河流与戈壁之间，人们只能借重于奔马。那种超常的空间感和速度感是中原人难以体会的。这也是李白艺术生命的所在。他所描摹的中原山水，何尝不是中亚旷野之力；他对朋友所倾注的真挚与豪爽，何尝不是中亚土人的热道衷肠；而他作品中那些迂腐可笑的东西，又何尝不是儒家道家经典的余韵。

中原文化中，李白最为倾慕的是春秋战国时代的游侠剑客，《新唐书》中说他：“喜纵横术，击剑，为任侠，轻财重施”，率真磊落；蔑视流俗，连皇帝都不放在眼里。他赞美神通之人荆轲，也赞美强暴的秦王；荆轲以利刃刺向秦王是一种壮举，秦王以他的大军削平诸侯同样是一种壮举；李白在他们身上看到的是一种大丈夫的气概与强悍。中原文人很少有这种气质。鲁迅很失望地说：汉唐以后再没有真正的中国人了；宋亡于元，明亡于清，两度为奴，人的血性还能剩多少？男人们不再挎长剑气贯长虹，甚至连胡须都不长了。那些执著于生命意识的艺术家们只能留一头长发，可惜那些毛发不能移植到下巴颏上，那种坚实浑圆的男性下巴。须眉男儿的丈夫气概已经成为遥远的古音，成为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东西。

没有稠厚而沸腾的血浆，生命何以为命？

没有寒光闪闪的利刃相随，骨头何以支撑躯体？

先秦和汉唐的士子们是以长剑为魂，以笔墨为器的；强悍的双股